

日本現行的制度是進行戰爭
製造飢荒和蹂躪人权的制度

目次

I

日本現代的制度是進行戰爭，

製造飢荒和蹂躪人權的制度！……………一

II

日本工人統一起來去作

反戰反法西斯蒂的鬥爭……………二九

同志們！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底決議上說發生新的帝國主義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這個預言在最近四年來的遠東事變中就完全證實了。

大家知道的，日本帝國主義早已醉心於爲爭霸亞洲而實行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底計劃。日本帝國主義的目的已在著名的田中首相奏摺上完全公開地，無恥地敘述出來。在這個奏摺上直接說：「爲要佔領中國，必先佔領滿蒙，爲要霸佔全世界，必先霸佔全中國……」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實行「鐵血」政策。

日本帝國主義這種「鐵血」政策，在一九三六年就已開始大規模地實現起來。日本當時利用了世界經濟危機所形成的環境，利用了各帝國主義間矛盾底加緊，利用了美國經濟勢力的衰落。日本帝國主義者把牠的大炮，首先朝着已被帝國主義者蹂躪了的中國開火了……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軍隊佔領了中國最富庶區域之一的東三省。日本軍閥爲要執行統而全中國的計劃，又在二二八向上海進攻，因中國人民英勇的反抗才迫不得已從上海退出。日本軍隊在上海失敗之後還更其存心無厭，陸續佔領華北各省，由熱河而察哈爾而內蒙，而現在我們又眼見日本軍隊佔領了平津一帶，進圖奪取華北直到黃河老瀆爲止的半壁河山。

日本現存的制度是進行戰爭製造飢荒和蹂躪人權的制度。

日本所佔領的中國地都是與蘇聯及蒙古人民共和國接壤的省份。這一點就已顯然指明日本帝國主義的主要目標就是準備反蘇戰爭。佔領中國領土不外是遵照着造成反蘇戰爭根據地的任務。

從日本帝國主義擴張軍備的性質和速度上看來也就充分明顯地指明這一點。今年日本軍費預算增加到空前未有的程度，也充分說明這一點，今年軍費預算竟增加到十萬萬元，差不多佔國庫收入（借款除外）的全部，準備軍事的中心地就是滿洲，在那裏建築軍用鐵道，建設飛機場和軍事後方根據地等。日本皇軍亦日益大批地從日本調到滿洲來了。

日本帝國主義到如今還沒有把反蘇戰爭的計劃實現出來。西方各帝國主義矛盾的加緊，尤其是滿洲遊擊運動的發展，相當地阻礙着日本帝國主義實現這一個計劃。但是日本帝國主義計劃之所以不能實現，主要的却還是一方面因為日本無產階級的革命積極性的發展以及由此而發生的日本帝國主義對於自己後方的驚懼，另一方面因為蘇聯紅軍實力底增大及蘇聯底和平政策的勝利。

日本軍閥竭力企求將我們日本工農變為反蘇戰爭的工具，要我們工農為他們的反革命搶掠目的去犧牲，若是到如今還沒有如此的話，那末，我們日本工農就要感謝蘇聯，感謝蘇聯在斯大林

同志——全世界勞動者的偉大的朋友——指導之下所進行的堅決一貫的和平政策。

但是日本人民的統治階級絲毫也沒有放棄自己反革命的反蘇戰爭的計劃，關於這一點，我們日本共產黨人並沒有片刻忘記的。具有充分實力的蘇聯為保持遠東的和平起見，出賣了中東路，作了不少的讓步。這顯然是阻礙了日本國內備戰的宣傳。但是日本軍閥完全全保持着自己原來的立場。富林陸相曾明確聲稱「中東路的出賣並未改變遠東的情勢」時就證明這一點了。

關於這一點，我們黨中央在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告日本勞動羣衆書中，就警告了日本勞動羣衆，該宣言中說：

「日本帝國主義為要在不久的將來易于進攻蘇聯起見，就想從北全部把中國軍隊肅清並利用這塊地面作為反對蒙古人民共和國，反對蘇聯，反對中國蘇區的根據地。日本強盜軍閥的戰略計劃就是如此。

不可以認為日本帝國主義在出賣中東路的談判成功以後，就願意同蘇聯保持和平的關係。無疑義的，日本帝國主義是又會開始使用各種新的挑戰手段的。」

日本共產黨中央在宣言的結尾曾號召說：

「你們起來擁護蘇聯——全世界勞動者的社會主義祖國吧！

日本現存的制度是進行戰爭製造飢荒和蹂躪人權的制度

你們起來擁護中國蘇維埃並與中國工農弟兄們共同奮鬥吧！

打倒資產階級及地主的天皇政府打倒強迫羣衆參加戰爭，迫使羣衆陷于飢餓的天皇政

府！

我們黨在全國不斷地進行着革命的煽動工作去反對掠奪中國土地的戰爭，用兄弟的熱誠去援助被日本帝國主義割裂併吞的中國底人民。我們黨經常不斷地在羣衆面前揭破日本帝國主義強盜準備進攻蘇聯——國際無產階級的堡壘——的行動。但是只有這一點還不夠的。我們主要的任務是發動羣衆的反戰運動。目前主要的，是發動羣衆去擁護反戰的要求，那怕是部分的要求——如反對軍費負擔，同中國人民團結等的要求。組織羣衆反戰鬥爭的道路——這就是爲統一工人階級行動的鬥爭。

在日本特別顯明表現其對內的反動政策與對外的強盜政策，具有密切的聯系。日本帝國主義，所以成爲亞洲各弱小民族的殘酷的奴隸主，所以成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挑動者，所以成爲反蘇聯的反革命戰爭的主要組織者，正因爲日本國內，有最反動的制度統治着，正因爲日本勞動羣衆，受軍閥警察的羈絆。法西斯蒂軍閥，隨着對外的強盜政策的發展，而日益發展其在國內的作用，這些法西斯蒂軍閥，是日本軍閥警察的獨裁者，財政資本與寄生地主的極端恐怖主義的與極端帝國主義

的反動的一派。

戰爭就是這一派軍閥最高的理想。他們的全部宣傳都充滿着這種精神。在一九三四年十月陸軍部所公佈的——官場正式的綱領文件——標題爲國防本義及其強化之提倡一本小冊子上，就公開宣稱戰爭是「創造之父，文化之母」是「國家生命的活力和動力」且宣稱無限度的擴張軍備是「天下不易之理」。這個小冊子引起了紛紛議論，因此，就將這小冊子提交政府討論，政府討論的結果不僅不聲明這小冊子與政府無關，反而獎許這小冊子的內容。在日本國會中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會議討論這本小冊子時，實際上也發生同樣的情形。於是，這小冊子就是正式代表日本軍閥領袖，政府，國會關於千百萬人生死攸關的基本問題——戰爭問題——的觀點。這本小冊子的內容是必須引起全世界勞動者，尤其是日本勞動者底注意。

用作爲日本帝國主義政策底基礎而包含在這本小冊子中的基本原則，就是否認各民族有和平同居的可能。這本小冊子提出了一個與這種各民族和平同居相反的原則，這就是「世界各國家生存競爭」的原則。

在這小冊子中日本政府實際上就是向全世界，首先是向蘇聯提出哀的美頌書；或者是你們俯首服從我的意志，我的鐵拳，或者是爲此而不得不訴諸武力；與你們作戰。在這小冊子上說，武力就

是「除惡扶正的寶劍。」

日本帝國主義的所謂道德和正義是怎樣的呢？日本帝國主義想到新市場想佔領蘇聯地域，想稱霸太平洋，這已在陸軍省這個文件中完全明顯地說出來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在這小冊子中嘲笑著「理想主義的國際合作」在這上面就表現出他們的道德了。

其次，他們的道德還在於：必須到處降低工人底物質生活水平。在這小冊子中說：

「我國因有較低的生活水平，所以有大的可能性（——岡野）如老大的英國和荷蘭却是與此相反，那裏處在很不利的條件之下。這些國家爲着自己少數人的統治民族底利潤起見，逼着殖民地有色人種按高價去購買商品，這顯然是違反道德。我日本帝國底立場則不然，我日本帝國底立場是與全球民衆底利益完全符合。就是以道德觀點看來，最後的勝利是屬於日本的。」

照理說來，當日本的競爭者用比較高價出買商品時——這是有利於日本的國外貿易，但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却稱之爲「非法的競爭」認爲這是進行戰爭底一個充分的理由。日本政府對於日本帝國主義道德問題在自己宣言底結尾上用一種哀的美頌書的口氣說着：

「若是列強還硬要繼續非法的競爭，那末，日本帝國將看情形如何而不得不以武力爲除

暴扶正的手段。

這些人既以日本人民低下的物質生活水平看作日本發展最大可能，他們竟還胆敢代表日本人民說話！

日本帝國主義摧毀關北，用飛機轟炸中國村落，殘殺婦孺，這真是日本人民之羞。日本駐滿某師團參謀長鹿島上校在報告中說：「在佳木斯區（離伊蘭一百零八公里）大多數村落都焚毀了，田野裏不見有農人種作。總之，本區治安業已恢復。」日本帝國主義軍隊所給予亞洲人民的「和平與秩序」就是如此。

日本政府也把相同的「治安與秩序」給予日本人民。內田作外相時曾正式向國會發言，為要達到對外政策的目的起見，日本政府並不怕實行「焦土」的政策，即是不惜把日本變為荒土的政策。荒木將軍也發揮了同樣的意見，他說為要實現自己帝國主義的計劃，「雖有祖國完全破產的威脅，日本全國必須決然奮起。」你們看，雖有日本完全破產的危險也不顧！

這個「焦土」政策在政府底全部對內政策上已有了表現。這首先就表現在日本統治階級的財政政策方面。日本國家預算的一半以上都充作軍費。日本國家預算中軍費的比重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要大些。雖然國家預算的虧空在許多年來都有佔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之數，

但是軍費比重依然日益增大。這種情形的結果，國家負債按年大增，計已達一百萬萬元了。日本政府不得不陸續發行國債。甚至于儲蓄銀行的存款都被政府提作軍費。

日本現時的經濟政策完全以備戰的目標為準則。真的，工業是迅速增長了，但是這只限于軍事工業和爲了傾銷國外而生產的工業而已。

這是什麼意義？軍事工業增長了，則所增長的生產，並不是生產資料或消費資料，而是殺人的資料。製造出口品的工業部門增長了，則所增長的工業是專靠吸吮日本勞動人民底脂膏而去在國外傾銷的工業。

帝國主義的日本把自己的商品充斥于世界市場，而用傾銷的價格出賣。結果，日本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首先是英日矛盾愈益加緊。在近來幾年許多國家都採用了各種抵制日貨的辦法。於是日本年年加強起來的傾銷政策，結果使得爭奪世界市場的經濟戰爭愈益加大。

因加緊備戰與通貨膨脹而引起的工業的增長是靠搶掠廣大民衆而來的，這會使日本走近到財政破產，走近到經濟震動，這會使日本國內外矛盾的加緊，會引起新戰爭，會走近到國內階級的決鬥。

因加緊備戰與通貨膨脹所引起的行市，完全是靠剝削勞動者造成的。這使得日本工人階級

處于極端貧困的狀況。工業的發展是與最近幾年來實際工資的低落相平行的。大工業中的平均工資在一九三四年只等于危機最劇烈的年份，一九三一年的工資水平百分之七十五而在製造出口品部門中，織造工業中只有百分之六十八，紡紗工業中只有百分之六十二。日本約有三分之二的大工業工人每日得工資一元（每元等于三毛美金），只有百分之十的工人每日可得二元多一點的工資。這些統計還沒有把做零工的和臨時工人的二百五十萬人計算在內，這些工人的工資是還要低下得多。

日本工人的生產率也如歐洲工人一樣高，而所得工資是如殖民地工人一樣低。日本經濟年鑑把日本工人工資同其他國家工人工資做了一個比較表如下：

產業工人（男工）

美國——每小時	一元九毛三分
英國——每小時	一元四毛九分
法國——每小時	一元二毛九分
日本——每小時	二毛二分五厘

紡織女工

日本現存的制度是進行戰爭製造飢荒和蹂躪人權的制度

美國——每小時 八毛四分

英國——每小時 四毛四分

法國——每小時 四毛九分

日本——每小時 七分

這樣看來，日本產業工人比美國工人的工資少七倍，而日本紡織女工工資竟要少十一倍！

近來幾年，日本資本家還發明了一種更壞的剝削制度——臨時僱傭制。按這個制度，熟練工人若是算作臨時工人時，所得工資照非熟練工人一樣。臨時工人大多數都經過工頭介紹人而找到工作，可是這些工人的微薄工資又被工頭介紹人攫取了一半。甚至為長期工人所有的那種微薄的權利，臨時工人都不能享受，他們工作時間也長些，而且他們的工作也是無保障的。

生產的增長，並不是由于在業工人數量的增加，而只是增大了他們勞動的強度，加長了他們的工作時間，直到了異常高的限度。紡織工業中每個女工照顧的錠子數量目前比一九二九年就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八。

工人階級愈益貧困化，資本家的利潤，特別是軍事工業家以及速迅出口貨企業家的利潤，却由此而增大。在最近幾年來，軍事工業家底利潤增加了二倍，而如三井那樣資本大頭在一九三四

年就得到一萬萬六千萬元的利潤。甚至按一切工業部門的平均數字，從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三年正式統計的資本來利潤，也增加百分之五十七。而在這時期內的名義工資却降低了百分之十。工人生活和資本家利潤的水平日益合乎『天皇道德』底理想了。

我國農民的三分之二是無土地（估農戶總數百分之二十七）和缺少土地（估農戶總數百分之四十二）的，因為大半土地（百分之五十五的稻田，百分之四十八的旱地，差不多百分之百的森林和其他土地）都是屬於地主和皇族。差不多一切地主的土地都是出租給農民耕種的。日本地主每年從農民租戶身上收租，這種租穀要佔全部收成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在帝國主義的日本國內地主剝削農民也如在殖民地的中國一樣。日本目前土地制度危機底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日本農民爲要養活附在自己身上的寄生蟲，養活坐在自己頭上的壓迫者，就須將農業收入的全部，將自己勞動結果的全部，都交給他們。而且有時農民還甚至把農業以外的收入也交給他們。就是按帝國農業會社的統計材料，日本農民經濟是虧本的。

實際上，農民租戶須將全部收成的百分之五十及百分之五十以上不得不交給地主，又將收成總值底百分之二十購買肥料，因為沒有肥料，田地是不會長成五穀的。

因此難怪農民的債務不斷增大起來：一九〇五年農民共欠債七萬萬四千六百萬元，一九二九年四十五萬萬九千萬元，而在一九三四年竟已有七十萬萬元（一九三五年三月份中央公論）。這樣一來，在危機時期中農民的債務每年就增加五萬萬元。

貧農欠高利貸者的債，須出利息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以上。甚至銀行也要從農民身上收取平均百分之十的利息。這樣看來，日本農民並不是爲自己作工，而是爲寄生蟲地主，爲肥料工廠主，爲高利貸者，爲壓迫他們的警察，爲戰爭而作工的。

地主日益將佃戶的田地收回。在日本有百分之六十的農民與地主的衝突都是從這個原因引起的。

日本農民的女孩有五十萬以上出賣給工廠主，有成千成萬的出賣給妓院，只要拿這個大家知道的事實，就足以形容出我國農民一般貧困與飢餓狀況了。

在日本封建殘餘勢力最大的各省份裏，如東北省、沖繩等地的飢荒已有三年了。

要知道東北省的飢荒有臨到日本全國農民的危險，因爲日本全國也像東北省一樣，都有半封建剝削制影響，不過要比東北省來得慢些罷了。

許多省份都遭遇飢荒，但是國家倉庫却充滿了糧食（有一千五百萬担，即是以供全國三個

月之用的糧食，以備戰事的需用。

救濟鄉村的呼聲，一時甚囂塵土，召集了國會的非常會議，結果甚至如反動的政友會所要求的一萬萬八千萬元賑款都不能如數發給，却只撥出一千五百萬元，但是按財政部長的聲明，就是這一點數目也「不一定在本年用完，這筆款只是在極端需要時才拿來使用。」按日本政府的意見，農民還未到極端需要的時候。在日本地主和資本家看來，備戰要比救濟飢民重要得多。

飢民去做「公共事業」（大多數是軍事性質的）的工作，有些地方每天只得一毛錢。如若他們能夠多得到一點的地方，那末他們的工資首先就要扣一部份以抵償國稅和地方稅的欠額。

必須使日本全體勞動者，日本民族一切誠實子弟都明白：剝削日本農民的這種殖民地式的剝削制，只是因為日本絕大多數人民毫無法律保障之故，才能存在。這種殃民制度是軍警的官僚獨斷獨裁的必然結果。這種官僚是絕對只保護財政資本大頭，寄生蟲地主階級的少數人利益的。警察的凶橫暴虐帶有公開的，愈益野蠻的性質。不僅是在偏僻的省份，就是在東京、大阪等首城裏警察往往都公開在馬路上大衆之前毆打無辜的工人，以至于成爲殘廢。請看看資產階級報紙朝日如何敘述了這種情形：

「約在午時扇橋各區的警察分署開始逮捕罷工者——東京印刷所工人一大羣的人在

那裏擁擠着。到一點四十分鐘，剛剛有六十名警察到了西島町罷工者總辦事處第一百三十六號門牌時，當時屋中有一百三十人在那裏，警察們就一衝而進，警察們用腳踢拳打罷工者，把他們拖到街上裝在載貨汽車裏。三個罷工女工被橫拖直拉得衣破肉露。甚至六十多歲老工人也被警察們用腳亂踢得鮮血淋淋拋到汽車上帶到局裏去。好像有幾人是打傷了的。罷工總辦事處的景象直是不堪目睹。『（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的朝日報）』

在東京，警察不只屠殺共產黨人，且還殘殺非黨的職工會積極份子（譯淵喬太郎）在警察分署既不經法官的檢查，又不審判就被殺死。不只共產黨員被處死刑，就是同情于共產黨的也是一樣，警察有權逮捕毆打，拷掠任何那個工人與農民，不受任何限制。

在日本這個進行戰爭，製造飢荒，蹂躪人權的制度，不只是靠警察底暴力維持住，而且還用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沙文主義來維持住。日本統治階級比德國民族社會黨很久以前，早已蹂躪日本工農的人格和最低限度的人權，而且喊着宣傳着日本人是上等人類來掩蔽這種暴虐。『日本在亞洲的天賦使命』的宣傳——這是壓迫和侮辱日本勞動者人格底一個最好的手段。若沙文主義一侵入勞動者中間，就最能削弱工農的力量，最能使工農在資本主義的掠奪下，在地主的奴役下，在警察的暴力之下，變成任人宰割的犧牲品。

正是因此所以在最近幾年統治階級的一切集團一看見羣衆的怒潮逐日增長，就竭力從事在羣衆之中傳播沙文主義。整個國家政權機關——軍隊和警察、刊物和學校、無線電和戲院、國會各政黨和法西斯蒂股匪底一切宣傳工具、工廠管理部、僧侶……這一切都用來作為有系統的沙文主義的宣傳。領導這種沙文主義的宣傳的，就是日本的法西斯主義。

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核心及其指導者，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抱着侵在野心最大的一派，這也就是軍閥。法西斯蒂軍閥的全部政策是略于加快反蘇戰爭以及把現有的軍警專政改變成爲更富于恐怖主義的專政。這二個任務——反蘇戰爭和加強國內的恐怖制度——底一致並行，就是日本法西斯主義底首要事情。

統治階級底一切集團都一致贊助沙文主義的宣傳贊助備戰的政策，贊助對工農的鎮壓。

法西斯主義不同于統治階級底其他各集團的地方，就是法西斯主義一方面用反對資本主義的謠言煽惑來掩飾自己，同時另一方面使得沙文主義、備戰政策和恐怖政策走到極端。

日本統治階級底內部各集團正在作劇烈的鬥爭。法西斯蒂軍閥、老官僚、新官僚、政友會、民政黨、國民同盟的頭目們都正在互相進行爭權奪利的火併。

這個鬥爭，往往釀成彼此暗殺的事件，保皇黨人刺殺保皇黨人，愛國主義者刺殺愛國主義者。

法西斯蒂刺殺了像犬養首相、男爵等那樣反動的保皇黨人。政治上的暗殺本來就是日本法西斯蒂在鬥爭中，甚至在上層執政當局內部鬥爭中所慣用的主要手段。

我國目前政治狀況是怎樣呢？

社會大眾黨的首領們認為現前狀況是反動的時期。無疑的，在最近幾年來政治局面的反動以及工農運動所遭受的恐怖與屠殺，已經異常增強了。

勞動者底一切合法的左派羣衆組織及文化團體都被解散了，事先逮捕的辦法更加流行，幾乎一切人民階層中的人，都有受到這種逮捕的可能。甚至反動保皇黨政友會的國會候選委員都要在警察局裏受嚴刑拷打。則人民中貧民階層所受到如何厲害的摧殘，也就可想而知！

反動勢力正在向人民進攻。但是社會大眾黨裏的反動派只看見這一點，却不看見工農不滿意情緒因反動勢力進攻而日益增長的事實。法西斯主義和沙文主義已侵入到不小部分小資產階級中，甚與侵入到某些工人階層之中，這也是對的；但是，要知道這是得到了社會大眾黨首領們特別的幫助，這些首領們用社會沙文主義來幫助這一點。法西斯主義侵入工人階級內部，是已得到和正得到社會沙文主義的最大的幫助。

社會大眾黨一部份反動的首領們，為要辯護自己轉到帝國主義方面去的行動，就誣蔑民衆，說

民衆是主張戰爭。

但是要知道，就是工人中某一部份人真正具有愛國主義情緒，那末這也不過因為他們受了欺騙而已，即是受了法西斯蒂，社會大衆黨的首領們以及其他日本帝國主義自覺的走狗們的欺騙。要知道，社會大衆黨許多首領們擁護日本帝國主義的說法。如說日本爲遠東和平而奮鬥，又說日本有受別國攻擊的危險等，要知道，社會大衆黨許多首領們又宣傳掠奪滿蒙，是爲日本建設社會主義所必要，比如像海員工會主席濱田硬說日本進攻中國的戰爭，是無產階級的日本反對資產階級的中國的戰爭。這是大家知道的事實。

可是，爲要做帝國主義的最壞的走狗，就不能不否認這種毫無疑問的事實。日本絕大多數人民是渴望和平，工人階級之反對戰爭，乃是無須證明的事實。就是小資產階級階層中愛和平的思想也是很強，這也沒有理由可以懷疑。甚至有些佛教的團體，如新興佛教都起來反對戰爭，反對法西斯主義，擁護和平，難道這是偶然的嗎？而要知道，這一類的團體是勞動人民比較落後的羣衆的運動。甚至有些更反動的日蓮宗的團體也在國內散發擁護和平的傳單。

約近百萬會員的蠶絲聯合會在不久以前曾要求政府縮減軍費，以撥作救濟破產農民之用，就是從這個事實也可以顯然看出農民底真正態度。

要知道，募集「國防捐」不只遇到工人，甚至遇到農民的強烈的反抗，結果使「國防捐」不得不變為強制稅，且在許多地方還是沒有徵收成功，這是人人皆知的事實。

社會大眾黨首領們所說反動時期的到來，這並不是為要動員工人去反抗進攻着的反動勢力，而是要工人承認工人運動的低落，為要在羣衆中散播無能為力以及無前途希望的情緒。

社會大眾黨指導工會的首領們不只宣傳階級合作而已。他們還提出「減少罷工到最低限度」的口號，因而在總工會特別創立監督罷工的一部門。當罷工終究爆發起來時，他們照例把罷工事件轉交警察的仲裁機關。產業協力委員會的發起人並不是資本案，而就是他們。他們還提議在內閣設立工業和勞動部使勞動在國家系統上受資本的管轄。雖然如此，而罷工次數也並不減少，而在最近幾年中，那怕工會指導機關禁止罷工和有警察的恐怖，罷工次數甚至還增加起來。

罷工的發展是自發的，這是表現羣衆奮鬥心和積極性的最重要事實。在一九三四年發生的罷工事件，有四分之三都是自發的。罷工鬥爭的散慢性及其領導的缺乏就使許多罷工終於失敗。雖然如此，但是罷工人數在一九三三年還有十萬二千人，一九三四年還有十萬九千人。

另外一個同樣重要的事實，就是日本工人廣大羣衆的階級覺悟增進了。很多下級工會主張提出立即統一工會的要求日益增多，這就是最明顯的表現。下級工會在許多城市中，竟不顧上層

指導機關的反抗，創立起地方的統一委員會。例如，大阪的五金工會，東京的運輸工會，以及許多其他的工會組織，都着手這樣做了。

在鄉村中也看見這種現象。近來在很多縣中，左派農民全國協會的各縣組織與跟齊社會大眾黨走的全國農民組合已進行合併了。去年農民同地主的衝突已增加了，在一九三三年有三千三百八十次，而在一九三四年就有四千五百八十次；參加這種衝突的人數則從三萬七千人增加到六萬六萬人，而在一九三五年最初三個月中就有一千四百一十三次的這種衝突，參加人數計有三萬七千人。

這些正式的材料反映出最先進的一部分農民底奮鬥情形。日本鄉村已完全捲入空前未有的羣衆怒潮，這就表現在羣衆的請願運動上，甚至有些法西斯蒂組織也不得不擁護在這些請願運動中所提出的要求；其次，到處都創立農民的新團體，他們提出要求，如禁止奪回佃戶的租出，禁止沒收以備一年之需的存穀，以抵繳租稅的欠額，要求減租，發給長期借穀等等。這些就是醞釀羣衆怒潮的明證了。

這些地方，這種運動轉變為自發的示威遊行，同軍警衝突，圍攻鄉自治局等等。首先在飢荒縣份內農民搶奪國家穀倉的糧食，這些事件是特別有意義的。

在一九三二年我們黨在「發米」口號之下，所發動起來的運動，在廣大農民羣衆中，已日益得到熱烈的響應。

現在我來說一說我黨工作和我黨的發展問題。

從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以至現在，是我們黨內爲着保持共產主義原則的純潔而鬥爭的時期，是爲着養成共產主義幹部而鬥爭的時期，是我們黨本身的布爾塞維克化的時期。第六次代表大會以前，那時我們黨剛剛創立起來，黨內，甚至黨的指導機關中都混入了小資產階級的份子。其中之一派就是以山川爲首領，他們企圖把我們黨變成爲社會民主黨，在這種企圖不成功時，他們就企圖取消我們的黨。另外一派，以福本爲首領，他們企圖把我們黨變成爲與羣衆脫離的智識份子小集團。到了第六次代表大會時，這兩派都受到我們黨的制裁，其中有幾個如山川和福本已被開除黨籍；以後福本向黨承認自己錯誤而恢復了黨籍。

但是這些份子的思想系統數年來的影響還繼續存在於我們黨內。第六次代表大會後的最初一個時期內我們黨加緊反對了這種影響，可惜其殘餘到現在還有。甚致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後，我們黨在無產階級戰術的基本問題上好久沒有明確的路線，而對於日本革命任務和前途，革命動力等都有很不正確的估計。

在反對福本的關門主義，川山的取消主義的鬥爭中，爲擁護黨底正確的總路線的鬥爭中，在清除異己份子的進程中，我們黨就布爾塞維克化了。因此，當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的戰爭一開始時，我們黨對於無產階級解放運動底最困難問題，就能夠採取了真正列寧的國際主義的立場。我們黨用布爾塞維克的精神去反對彌漫全國的沙文主義濁流，我們黨是不斷地進行反對社會沙文主義的鬥爭。

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佔領奉天的第二日，我們黨就發表了告日本工農兵的宣言，解釋在滿洲日本軍隊開始行動的真正意義和目的，同時我黨中央號召着：

「工農兵同志們！你們同中國工農聯合起來，爲着革命的團結而鬥爭罷。

要求日軍立即退出奉天，退出一切所佔領的地帶，要求立即從中國和滿洲撤回日本陸軍和軍艦。不准一兵一卒由日本向中國運送！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派的一切軍事行動！反對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危險！擁護蘇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爭取日本蘇維埃的勝利！」

雖然有極端殘酷的警察恐怖，我們黨開展了廣大的秘密革命煽動工作，去反對戰爭，反對反動勢力。在開戰時我們黨組織了多次的反戰示威運動。我們的黨員同志在革命的羣衆教育方面

進行着英勇的布爾塞維克工作。

甚至在鄉村，在農民中，我們黨也能夠創立反戰運動的基礎。

我們的同志在反動組織裏的工作，如在青年會（政府設立的青年會）中的工作，有許多的成績，因此，這個以提倡沙文主義為職志的青年會的許多地方組織都作過了反戰的報告並散發了反戰的宣傳品。

在左派全國農民協會的很多組織中，若是有了共產黨人在那裏做過了不少工作的地方，那裏就提出了反戰的口號。

在一九三二年初淞滬戰爭時，日本軍隊在滿洲作戰時，日本兵士和日本海軍曾舉行英勇的暴動，這是大家都還記得的。

我們黨已由宣傳小組長大成為強健的組織了。我們黨已經鍛鍊出黨的很多工人幹部了，我們黨在農民協會中已訓練出成千成萬的革命農民了。工人階級中的，甚至智識份子中的一切誠實份子，一切最優秀的份子，都傾向我們黨了。

我們黨的組織往往因大批被逮捕而遭受破壞。被捕人數一年比一年多。在一九三四年初，日本檢查危險思想案件的總檢察官平田曾聲明說，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三年，我們黨黨員以及

對我們黨同情的份子被捕達三萬人。雖然如此，但是無論那一個工業中心，那一個縣分裏，或大成小都有我們黨的組織。

若是說，在過去的時期內吾黨已造成了革命幹部，那末，現在繼續鞏固和黨發展黨底任務就是必須實行工作上的轉變，使我們黨的力量能集中於準備和組織真正的羣衆運動之上。

目前我們黨的發展已經到了這樣的時機，在這時機中黨底迫切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在最廣大工人羣衆中進行有系統的工作，但不是如以前那樣只在先進的工人中，進行這種工作。目前最大的障礙就是黨內還有很強的關門主義。皮克同志，在自己的報告中，完全正確指出了這一點。我們黨的組織進行着英勇的工作，但是還未學會利用一切可能性，去把廣大羣衆所有的不滿情緒變爲積極的行動。

當然，有許多客觀的原因是障礙了黨去展開積極的羣衆政策，特別是障礙了黨去建立工人階級的統一行動。

但是從所有這些客觀困難中只可以作出一個結論，就是說，共產黨人必須用更大的精力和熱心去創立真正的工人階級統一戰線以反對資本的進攻和反動勢力，以反對法西斯主義與戰爭。我們黨所要求並想努力辦到的，就是要使我們的黨員學會接近社會大衆黨工人黨員與不問政治

的工人，而且要學會在接近他們及其團體時，可以同他們成立協定去爲着工人階級的要求（那怕是最小的要求）而鬥爭，我們黨的中央就是這樣着手做去的。

我們黨認爲建立統一戰線的中心任務，就是要統一目前極端散漫的工會，要統一各派的工會。我們黨裏還有一些人認爲改良工會和反動工會是敵對無產階級的組織。這是極大的錯誤。這些工會領袖們的叛徒政策並不能歸罪於會員羣衆，並且，不管這些工會的領袖們進行了怎樣無恥的政策，可是不要忘記，這些工會總是羣衆的工人組織。這些工會們是受資本家殘酷的剝削，雖然他們尚未脫離迷途，他們是可以而且必須被奪到階級鬥爭方面來。

切勿把帶有愛國主義情緒的工人和被剝削的工人同法西斯蒂混爲一談。甚至他們加入了與法西斯蒂政黨連結一起的羣衆組織，對待他們也並不能如對待法西斯蒂一樣。我們不應與這種工人和工會隔絕起來，我們應顧這些工會賈階級的領袖們怎樣凌辱和怎樣壓迫，不管這些領袖們的意見如何而加入於這些工會之中，在都裏努力工作，竭力建立全體工人不分派別的統一戰線以擁護他們的切身利益。

要利用一切的可能去建立廣大的人民戰綫，特別是進行反對蹂躪人權，反對使人民不堪忍受的軍國主義重負，反對法西斯蒂軍閥等的鬥爭，這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

我們黨必須在工作中實行根本的轉變。但是在這種轉變關頭，黨底鐵一般的一致是比任何時候都特別須要些了，而且關門主義的以及右傾機會主義的傾向就有特別的危險。所以對於日本共產主義運動尤其有危險的，是日本黨內所發生的反對派，這個反對派開始時名為「支部會議」。隨後就公然自稱為黨內一個政團，建立起單獨的指導中心——「代表會議籌備委員會」——並創辦自己的中央機關報多數派。

我在這個講台上必須聲明，任何的警察壓迫，任何的機關破獲，任何的好細行為，都比不上這個反對派分裂黨的行動所已給予吾黨的害處。這個反對派領袖們給與吾黨的害處如是大，首先是因為他們散播了最惡毒的謠言——污蔑黨中央被奸細所盤據的無稽之談。這個反對派的領袖們，使我們黨的隊伍發生互相猜疑及渙散的情緒。我們曾向他們提議組織檢查委員會來檢查這些毫無根據的罪名，即是他們所歸咎我們的罪名。但是，他們不願意這樣做。他們企圖使黨陷於右傾機會主義的，同時又是關門主義的泥坑裏。他們責備黨是關門主義的，而同時他們自己却在多數派第六期上提出打倒無產階級的仇敵——「總同盟」的口號（總同盟——改良派職工聯合會）。

我們承認，關門主義的殘餘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落後情形，使我們黨許多黨員發生了正常的不可

滿情緒。但是我們黨中央在反對派朱形成以前且也並不因反對派之故，就已經承認而且現在還承認，黨有關門主義的殘餘，黨必須堅決實行工作上的轉變。同時我們更是有權要求必須在黨的紀律範圍內，必須在保持黨的鐵的一致的基礎之上進行反關門主義的鬥爭。

應該注意的，也許加入反對派中的大多數是不願意使黨分裂而且主觀上是忠實於共產主義的，但是那些還要繼續着派別鬥爭的反對派份子，應該知道，他們對於我國共產主義運動將有最大的危險。他們在客觀上將成爲無產階級敵人底助手。把奸細的罪名做派別鬥爭的工具，並利用這種罪名以分裂黨，只有自覺的或不自覺的階級敵人的代辦才能這樣做。

我們要求立即取消分裂黨的派別，要求全體黨員都團結於中央底周圍。誰若是用奸細這種罪名來做破壞黨的工具，誰就應受打擊。像奸細這種嫌疑問題，不是派別鬥爭所能解決，而是要有公平無私的檢查才能解決。以相互責罵爲奸細而引起的黨內鬥爭必須立即停止。祇有恢復了黨底一致，取消了一切派別行動，黨才能走上正軌。

我們黨的組織常常被警察破壞，我們黨內的聯繫往往中斷，——這樣，全體黨員必須在各地有自己作主而獨立行動的能力。我們黨的中央正在進行恢復各地方的組織，但是必須各地方黨員能自動去恢復各州各區的組織。近來幾年我黨已教育了成千成萬的工農，他們願作革命工作，願

意加入黨來，但是往往不能同牠聯繫起來。頂好是，假使他們暫時還未與黨發生聯繫時，他們自己在各工廠，在各鄉村，在軍隊中，在學校中，在各機關和商店中建立起同情共產黨的小組。

同志們！因為白色恐怖，因為黨的領袖的被捕，尤其是因為反對派的破壞工作，結果使我們黨還有組織上的大困難；但是在近幾年來我們黨在政法上已經大大長進了。我們完全相信我們黨是會迅速克服這些困難。我們這種信念是有根據的，首先是因為，在一九三〇年當時我們黨曾遇到組織上政治上還更大的困難，當時我們黨雖然還未經過近幾年來所經歷的反戰反帝制的鬥爭，底偉大教訓，但是我們黨當時尚能夠迅速把這些困難克服，而拿這時期與現在一九三五年來比較，我們日本共產黨在布爾塞維克的發展中是已大大進步了，難道還不能克服以上所說各種困難嗎？

爲着黨底布爾塞維克的一致而奮鬥，爲反對破壞黨的派別行動而鬥爭，爲反對不相信黨和無產階級的力量而鬥爭——這就是日本每個共產黨員，每個有覺悟的無產者底首要任務。我們黨是會爲成這個任務而動員起千百萬日本勞動者去做反法西斯主義，反戰爭的鬥爭，去爲社會主義的勝利而鬥爭。

我們黨還要更加高舉國際無產階級團結的旗幟。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勝利，是大阪工人，東北漁夫，北海道漁夫的榜樣，是他們在反對剝削者的鬥爭中的推動力底無窮源泉。正因如此，擁

日本現存的制度是進行戰爭製造飢荒和騷擾人權的制度

二八

讓全世界勞動者的祖國——蘇聯的口號已成爲日本幾十萬有覺悟的工農底口號了。

我們受過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山濤的訓練的黨，我們在戰爭和殘酷的恐怖環境中經歷過，鍛鍊過的黨，必會光榮地完成自己面前的任務，必會更加高舉日本無產階級的解放戰爭的旗幟。

共產國際萬歲！

世界勞動者的導師、領袖和偉大的朋友斯大林同志萬歲！

同志們！我完全同意季米特洛夫同志底報告。我相信我們黨全體黨員會熱烈歡迎這個報告，因為這個報告會使那許多還拘泥於關門主義偏見的共產黨員恍然大悟，因為這個報告是指示出我們黨到羣衆中去的道路，是指示出爲着工人階級事業，爲着牠的最後勝利而展開羣衆鬥爭的道路。

世界大戰以後，當我國工人運動以及一般民主運動底高漲已經開始的時候，統治階級企圖利用人民對於國會的幻想來維持君主專制。

在最近幾年以來，在危機的幾年份內，人民對於國會的幻想日益消失，君主政府則日益加緊警察的恐怖手段以及法西斯蒂的手段來鎮壓勞動者。

但是軍警專政昨天所施用的鎮壓手段，在法西斯主義看來已不充分了。法西斯主義要把日本完全希特勒化，想把工農目前僅存的最小的生存權利都剝奪掉，要把他們變成反對中國人民，反對蘇聯保護三井公司及三稜公司利益的馴服的戰爭工具。法西斯主義是日本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底死敵。

目前法西斯主義的危險是特別的大，因為法西斯主義能夠用社會問題上的恣意的欺騙宣傳，來掩蔽自己忤逆人民的政策，並用這種欺騙宣傳，奪取小資產階級廣大羣衆，甚至還侵入工人階級

之中。日本法西斯蒂爲此起見，就假裝着工廠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底保護者。法西斯蒂軍閥爲着要達到這些目的，就利用非軍人的各法西斯蒂政黨。這些黨底首領空談着什麼『建立法定的工作時間制』、『由國家保障失業工人的生活』、『反對減低工資』、『同工同酬』、『有結社自由罷工自由』等；法西斯主義的欺騙煽惑比社會民主黨的口號還左些。現在，當工人中不滿情緒增長時，法西斯蒂用自己的掃騙煽惑來竭力利用這種不滿情緒，來抓取工人羣衆。有時他們甚至在小工廠小企業中進行罷工。

日本法西斯蒂的欺騙宣傳，大肆囂張。同時法西斯蒂聲明說：『我們不是軍閥，不是官僚，不是無產階級，我們是真正的人民；；我們認爲大資本家，大地主也都是自己的兄弟。』

一方面他們用掃騙煽惑手段說什麼爭取罷工權，另一方面他們聲稱大資本家大地主也是他們的兄弟。法西斯蒂的生產黨最近各組織了房客聯合會，而提出如下的口號：『減低房租百分之五十』、『國家須保證使入伍兵士家屬房租不漲價』、『國家須保證失業工人和勞動貧民的居住』、『緩期付債及取消債務』、『規定工人有結社權和工人團體同企業主接洽工作條件之權』、『同時生產黨又公佈幫助工業家和商人的『路線』』

另外一些法西斯蒂組織也提出與這類相似的社會問題上的欺騙口號。而到工人罷工時，法

西斯蒂組織的會員則總是起來作工賊活動。在一萬二千東京電車工人罷工時，青年聯合會，後備軍人聯合會和防空隊，共動員了七千人來做工賊的工作。當大阪機械鋼作所罷工時，法西斯蒂組織了反罷工大同盟。法西斯蒂正在進行分裂工會的工作。例如赤松一般人把「總同盟」和「全農」分裂了；他們在東京電車工人中創立了愛國工人聯合會。在八幡鐵廠中法西斯蒂也組織了愛國主義的工會（三千人）。現在法西斯蒂已把日本海員工會分裂了，法西斯蒂力求把舊的愛國主義組織變為自己的羣衆基礎。這對於工人運動有極大的危險，因為這些愛國主義組織有會員千萬人以上。日本法西斯蒂很積極來壓迫工人，勞動者，農民，小市民底羣衆活動。法西斯蒂為要欺騙羣衆起見還進行簽名請願運動，在這些請願運動中有一個請願運動是令人注意的：這個請願運動直接向天皇請願「堅決改變國家政策」。這個運動是昭和新政會開始的。

這個運動的直接「指導者」是大本教和尚出口，這是一種新式的請願運動。但是政府把這種請願運動禁止了。

工人中間的不滿意和憤怒情緒增長起來了。公開的左派職工會以及改良派職工會底會員們起來反對統治階級和法西斯蒂在工人營壘中的分裂政策，要求職工會的合併。東京電車工人，大阪機械鋼作所工人，大阪機械製作所工人，江原製作所工人，東京印刷所工人，金町的東京棉紗公司

工人都進行了罷工。特別令人注意的是東京棉紗廠女工的罷工。這次罷工的爆發是因爲女工反對在廠廠中創立反動愛國主義的報國同盟。這件事實就證明工人對法西斯主義的反抗，正在發展着。日本交通社的法西斯蒂領袖，叛賣了東京電車工人的罷工，也碰到了工人的反抗。在大阪法西斯蒂所領導的總聯合底代表，當五一節演說時，聲稱：「目前，非常的時期，工人必須起來保護親愛的祖國。」他演說之後，改良派全勞織工會的代表就起來說：「正是這種保護祖國的欺騙宣傳被資本家利用，把工人生活弄壞，我們必須反對這種宣傳。」這次五一節的示威遊行有一萬五千人參加，這個反法西斯蒂的言論就是在這次示威遊行中講演的。加入於總同盟，全勞等的工會以及下層組織都通過了反法西斯蒂的決議。加入這些工會的下層組織中的工人努力消除法西斯蒂所造成的障礙，而在「集中工人力量」的口號之下努力把工會合併以反對反動的勢力。在大阪港南區有四千五金工人的合併（總同盟和全勞的會員）就是一個例子。可見反法西斯蒂的力量是日益發展的。

工人們正在爲提高工資而奮鬥。有百分之三十的勞資衝突都是要求加資問題的衝突。罷工的工人日益帶有戰鬥的精神。東京印刷所的罷工工人（三百人）組織了大批的糾察隊來保護罷工。農民鬥爭日益擴大而加緊。租戶要求減租的衝突，以及反對地主奪回租田的衝突事件，在

一九三三年共有三千三百八十四次。在一九三四年有四千四百五十八次。當目前正在戰爭時期，這種衝突的次數都有這樣多。

法西斯蒂的國家社會黨，在工人中有了自己的基礎，這個政黨在去年分裂為如下四派：愛國政治派，青年日本同盟，日本勤勞黨，國家社會黨。在這政黨影響之下的工會也有同樣的情形。遞信從事員工會（郵電職員聯合會）分裂為四部分。去年十二月日本勞動同盟也分裂了，其一部分合併到改良派工會裏去。法西斯蒂所領導的工會這樣分裂，這不只證明法西斯蒂爲了爭奪資本家給與他們的津貼而互鬥，而且還證明因法西斯蒂絲毫未曾執行他們自己允許給工人們的許諾之故，因爲無論法西斯蒂說得如何漂亮，而工人困苦的生活始終毫未改善，於是工人不滿情緒便日益增長。

這種情形證明工人有脫離法西斯蒂領導的傾向。但是我們不能根據這種情形而認爲法西斯主義已中止侵入工人的隊伍。

我們進行反法西斯蒂鬥爭，提出工農小市民以及其他勞動者的具體要求，並以統一戰線的方
法來實現這個要求。

我們黨必須研究以前反法西斯蒂軍閥的勝利鬥爭的經驗。一九三三年我們黨同職工會社

會民主黨，自由派一起創立了反法西斯蒂聯盟及遠東和平之友（東京大阪等地）會社，這是大家很知道的。我們黨把工農小市民統一起來，同時必須開始作反對蹂躪人權的鬥爭，必須吸引廣大人民勞動羣衆到這種鬥爭中。警察局的官僚們無端逮捕居民，拷打無辜的良民，甚至毆打並反抗他們的人。當大阪搭客汽車夫被警察毆打，有汽車夫數百人起而反抗，包圍住一個警察。在京都一個排字工人祇因為他好像是工人積極份子就被逮捕並被毆打得半死半活。

當滿洲戰爭開始以來，對人民的壓迫更是嚴酷，更是不堪忍受。我們黨特別在目前，將要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的自由以保護勞動人民的文化運動，並將為這種自由而奮鬥。反對蹂躪人權的鬥爭將密切地同反法西斯蒂鬥爭聯繫着。

我們黨力求造成受警察的壓迫統制和恣意摧殘的一切人民階層底人民統一戰線。

在日本，工農的統一戰線正在發展着。共產黨主張工人階級統一戰線的意見正被廣大的工人羣衆所採納。雖然可以說在日本統一戰線的進行是有了成績，但是關門主義還未克服掉，左派祇是閉關自守，脫離羣衆而孤立。同時，當改良工會下層組織羣衆提出合併一切工會問題時，在不久以前還稱為階級的職工運動「理論家」的黑田和助却向革命工人們說些完全與黨的路線相反的東西。

爲要克服共產主義營壘中在實際工作中的關門主義，共產黨人以及其同情者必須領導着統一工會以及統一工人階級行動的運動。

統一戰線在日本工人中怎樣發展起來呢？左派合法的工會已經合併。許多城市（東京、大阪、神戶）市政工人工會已創立了市政工人統一委員會。在大阪、港南區加入了總同盟和全展下層組織的四千五金工人，已成立工會統一促進委員會。這些工人們說：「若是我們工會首領們將反對合併的話，我們將要着合併而奮鬥到底」。在九州北部由統一工會委員會發起，已提出進行「工人保護法」運動的提議，並且在六個工會，農民協會，水平社的統一戰線基礎上發展起關於這方面的共同鬭爭。東京城南區工人——市從業員組合和東交工會的各種下層組織（總同盟，全勞，全國映畫同盟）的會員，以及失業工人的組織已成立了城南地方勞働者協議會（即城南區工人協會）。這個工人協會向大阪港南區的工人提議成立統一戰線。這樣，各工人的普通會員正在爲着合併一切工會而鬥爭。

但是工會官僚們，改良工會的領袖們，以及左派合法的全評工會一部份領袖們却反對將一切工會合併。他們說，他們所願意合併的，祇是和他們主張相近似的工會。社會大眾黨的領袖們祇

同意總同盟和全勞工會合併，而且有一部份領袖甚至連這一點也不同意。

日本共產黨所提議與社會大眾黨成立統一戰線，並不使共產黨放棄他自己的基本任務。共產黨必須加強自己獨立的鬥爭，加強宣傳自己的基本口號。目前主要的是用統一戰線來動員廣大羣衆去作部份要求的鬥爭。

我們進行反對社會民主主義的鬥爭。但是我們必須嚴格地把社會大眾黨中急進化的一部份和其羣衆去同牠的反動部份分別清楚。例如，社會大眾黨總書記麻生聲稱：「法西斯蒂軍閥是反資本主義的力量，而我們必須同他們發生聯係。」「沒有天皇就不會有民族的生命」等等，他想這樣來把受他影響的工農拉向帝制派和法西斯蒂軍閥方面去——對於這類反革命陰謀，我們就必須無情地堅決地反對。但是，那些社會民主黨人，同意組織廣大工人羣衆的鬥爭，爭取羣衆的迫切要求，我們就須同那些社會民主黨人合作。

共產黨必須用一切方法，經過各種各樣的組織向社會大眾黨提議建立統一戰線。我們向社會大眾黨（社會民主黨）上層提議建立統一戰線，也必須向下層羣衆提議建立統一戰線。我們必須達到同社會大眾黨（社會民主黨）的各地方部以及擁護這個黨的組織成立統一戰線。

我們全體黨員必須以十倍百倍的積極心擁護從下層發展起來的工會統一運動。我們必須

公開地最熱烈地擁護爲統一工會而鬥爭的南港委員會，並擁護其他一切與南港委員會一樣主張把各派工會合併爲一體的新產生的組織。我們同志必須是在各地組織這類委員會的發起人，而把各地的這種運動按區域省統一起來。

我們黨領導爭取一切工會的統一，同時就必須在法西斯蒂領導下的工會中進行鬥爭，把法西斯蒂影響下的會員羣衆發動起來，去做合併工會的鬥爭，並動員這些工會的工人加入統一戰線。我們必須向愛國主義工會如總聯合會，日本產業俱樂部，官業勞働總同盟下層組織的會員海軍勞動聯盟等等的會員提議成立統一戰線。

日本海員組合有十萬會員，現在這工會已被法西斯蒂所分裂，且已組織起新的海員工會了。法西斯蒂生產黨是直接參加分裂這海員工會的。我們必須做反對分裂海員工會的鬥爭。爲要阻止海員工會的分裂——就要造成海員會陸上一切有組織工人底統一戰線來反對這種分裂。

我們不應忘記動員青年男女工人和青年男女農民成立統一戰線。去作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他們是具有偉大的戰鬥力量的。東京棉紗公司金町工廠女工進行過罷工反對法西斯主義（今年二月）同公司的象井戶工廠女工反抗在廠內設立法西斯蒂的組織，曾向公司提出抗議。在去年電車工人罷工時，公共汽車女賣票員，曾表現最英勇的鬥爭，曾有五百女賣票員參加這年五一

節的示威遊行，以致公共汽車停止工作。青年工人日益向左傾了。在大阪港南區五金工人中進行統一運動的領袖就是青年工人。改良工會領袖們知道青年的左傾，吸收他們加進特殊的青年組織（如總同盟）之中，並在那裏進行軍事的訓練。若是我們不去動員，去組織，去指導青年，那末青年和婦女的鬥爭將會被引上反動的方向走，將會被反動者所利用。我們也不應忘記失業工人中的工作。

*

*

*

我們黨是勇猛精進地去做解放日本勞動人民的鬥爭，去使日本人民擺脫警察的反動勢力，擺脫地主的奴役和資本家的剝削；去使日本全體勞動者得到幸福的生活。我們黨是不願犧牲去作反戰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日本帝國主義反對中國人民的戰爭是日人民之羞，並會引起不斷的新戰爭，而日本無產階級反戰的鬥爭却造成亞洲民族和平共居的基礎，使殖民地國家被壓迫羣衆對日本人民發生友愛。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奴隸的數量愈增多，則日本官僚、軍閥、財政大王等壓迫和搶掠日本本國勞動者力量也愈大。被日本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如沒有得到解放，則日本人民的最後解放是不可能的。

我們黨將能夠在統一戰線的基礎上，發動廣大的羣衆鬥爭，爭取工農小市民以及其他勞動者

的人權，和日常的經濟利益，這是毫無疑義的。我們黨堅決實行工作中的轉變以後，必須竭力爲工人階級行動的統一，爲反戰反法西斯主義的人民統一戰線而鬥爭。